

1912

台山文史



1993年4月出版

第15辑

台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台山文史

第15辑

台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四月

台山文史

第十五辑

编辑部：《台山文史》编辑部

(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镇双亭街15号)

出版者：台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者：台山市人民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出版证号：准印证93粤印准字第17号

主 编：伍润强 邝阜双

E A75/15

副 委：顾焕林 陈哲深 张笑 李玉琼 陈德原

李伟庭

责任编辑：陈日生

目 录

解放初期台山青少年学生踊跃参加军干校及赴朝作战的经过.....	李文光 (1)
滨海战斗回忆片断.....	梁愈明 (16)
解放前夕台山之军政动态 (选登)	伍珍 贾六 (20)
抗日烈士余子武将军传略...刘健人、黄植虞、张大华 (51)	
悼念余子武烈士诗并序.....	凌子谦 (54)
陈卓平传略.....	淡星 (55)
陈肇燊出任台山县长的内幕.....	黄伟 (78)
对《台山文史》第十三期67页中一句话的意见.....	冯蔼廷 (82)
白沙煤矿史略.....	白沙煤矿 (83)
白沙煤矿史补遗.....	曹明 (91)

解放初期台山青少年学生 踊跃参加军干校及赴朝作战的经过

李文光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士的英勇搏杀，把气焰汹汹的“联合国军”阻滞于朝鲜中部铁原、金化一带，交战双方终于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相持下来。至此，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正式宣告结束。

党中央和政务院考虑到朝鲜战争有可能成为旷日持久战。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大量培养现代战争军事专业人才，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继一九五〇年底招收少量学生参加军干校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作出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类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接着，《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社论和评论文章，团中央、全国学联发出号召书，教育部发了通知，教育和动员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应征。消息传来，经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台山侨乡各中学的青年学生，纷纷响应，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参军热潮。

踊跃报名

这次参军，有三个方面是很突出的，一是宣传声势大，二是高潮来得快，三是报名应征人数多。从一九五〇年底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以后，几个月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已深入人心，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将士成了人们心目中最可爱的人。到朝鲜前线去，成了当时青年学生的崇高理想和愿望。经过报刊宣传，加上学校的几次动员，全县中学生参军热情高涨。本来，政务院决定招收的对象为“现在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年满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初中学生及高小毕业生，而以今年暑假的初中毕业生为主。此外，具有相当文化程度，政治上纯洁可靠的社会青年，也可酌量招收一小部分”。但是热血沸腾的台山县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应征，报名的人数已远远超出了征召条件所规定的范围。从县城到四乡各所中学，参军热潮一浪比一浪高。当时，我就读于台山培英初级中学，学生年龄一般只有十五六岁，但是学校召开了动员大会后，同学们一个个争相上台表决心，会后，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谭鹏飞校长及全体教师深入各班和学生宿舍，鼓励大家为国应征。谭光耀老师带头送子参军，许多家长也大力支持。有位同学家长是秘鲁华侨。当时他回乡探亲，得知其子已报名，很高兴，便亲自陪儿子到广州，在广州又约我们几位同学一起饮茶，鼓励我们为家乡争光为国争光。在老师和家长的支持鼓励下，许多班级报名应征的人数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由于当时解放不久，社会上各种思想比较混乱，对

青年学生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如我校学生多是华侨子弟，报名后过几天就出现了反复。有的本人思想有波动，有的是受家里人阻拦。我班有位姓叶的女生报名后，被家里人“扣”着不准回校，有位姓李的男生曾登台表态，号召大家跟他一起报名，事后，他也以各种藉口不去了。尽管这样，铁了心的同学仍大有人在。如我班有位男生决心很大。他的父亲已经办妥了举家赴美定居手续，并宴请了家乡亲友，即将起程。同时，他母亲因为只生了三位“千金”，才把他收养过来继承“香火”的，所以他在家里十分受宠爱。他报名之后，其母亲天天带着几位大汉到学校来找他，他就东躲西藏不肯见面。七月十五日晚上学校开欢送晚会时，他母亲又带人突然来到，死死拉着他不放，要他回家。这位同学为了脱身，便说要先向校长请假，待母亲一松手，他就一溜烟跑掉，他母亲急得就在会场中央的泥地上打滚……。我的决心也不易下。我是独子，三岁丧父，母亲二十七岁就守寡。我读书的费用全由美国的两个伯父供给。当时我相约几位同学下学期到广州广雅中学就读，已得到伯父的同意，费用也已寄了回来。但是，我是班级的老班长，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县学联常委，同学们都看着我，学校也希望我带好头。怎么办？我想，参军的事总得要与母亲及伯父商量。如讲出实情，母亲必定不同意；同伯父联系也来不及了，因为从报名到入伍仅有十天时间。考虑再三，我还是下定决心先报了名再说。

培英中学选送我们三十七人参加体检，正式录取21人。这次招收军干生分海军、空军、通讯、卫生四个专业。海军要求的是高中生，培英中学没有高中，只去其余三个兵种。其中通讯兵录取16人，实去15人，他们是：李伯俊、李文辉

李文光、黄瑞卓、黄德祥、黄良积、谭超贤、谭石泉、刘文湛、邝占瀚、叶伟华、伍树卓、冯雅各、张均晃、岑培根。一位姓邝的到广州后离队；空军录取3人，实去黄杰良一人，姓伍、陈两人没有去；卫生录取2人，实去余仕强一人，一位女生到了江门后已动摇，后来到广州终于离队。我校实际去了17人，加上一九五〇年底第一批参加军干校的李侠峰、谭绍英、谭宽怡、谭庭佐、谭荣申、赵景黎、汤群胜及女生李佩儒、李泳文，两批共26人。这次参加军干校人数以台城的几间中学人数最多，四乡的除越华中学较多外，其余一般只去一至二名。

踏上征途

应征入伍的大红榜贴出后，校园里到处见到依依惜别的情景。我们既要忙于回乡说服亲人，又要参加各种应酬。我只对母亲说我去广州读书，由政府出钱栽培，毕业后由政府安排工作。她是文盲，外界的事知道得少，她知道我很孝顺，虽不愿意我远行，但又不想耽误我的前途，只好勉强同意。此后，她每天从家乡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学校来见我。我们出发的当天上午，初二的温卓然同学是我邻村人，他一早就帮我从家乡把应带的行李用单车载来。没有多久，我母亲也来到了。她给了我一个红纸包着的“利是封”，又把她每天对我嘱咐的话重复了一遍，母子俩依依不舍，泪水盈眶，我强忍住跑回到宿舍里，同班那位不敢回家的同学见此情景，竟哭了起来。我俩互相劝说了一阵，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只见我母亲蹒跚着从宿舍旁的山坡下去，正举步通过校

门向着回家的路走去。几年后，我复员回到家乡时才知道，当她得知我是去参军时，难过得睡了几天床，家里一连几天断了炊烟。对此，我深深感到内疚。同学们的友情也很深厚，除了全校欢送大会外，还有种种形式的谈心、话别。班里九位女同学晚饭后约我们一齐到学校东侧的牛山散步，讲到明天我们就要起程时，她们竟呜呜地哭了起来，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她们还约我们四人次日早上到胜利茶楼饮早茶，送给我们四人各一件文化衫及日记本。我们男女同学之间交往很少，平时连相互谈话都不多，真想不到竟这样情长谊深。七月十六日早上，同学们拥簇我们到县保送委员会报到，刚出校门，我班那位同学的母亲又带人到学校门口拦截，因我们人多，几位女同学好言相慰，男同学协助解围，才得脱身。是日中午，县人民政府在燕喜茶楼设宴饯行，后在太平戏院举行隆重欢送大会，然后到县政府门前梯级拍照留念。我们来自台中、培英、台师、女师、广大、越华、端芬、广海、都斛、白沙、深井、康和等城乡各中学90多位参军同学，戴着大红花，浩浩荡荡从中山路、县前路、月门街、台西路步行去台新车站乘车，沿途两旁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前面又有醒狮开路，全城学生夹道欢送，场面十分壮观。培英中学专门派了黄芬裔老师乘车往三埠送我们。我们的汽车出了台城后，沸腾了近半个月的激情终于冷静下来。不知是谁先哭起来，旁边的同学先是相劝，劝不住，也哭了起来。老实讲，同学们的心情是很矛盾的，既为投身革命怀抱而兴奋，但又舍不得离开父母、师长和同学。我们毕竟还很年轻，初一班的伍树卓同学才十四岁，仅读了不到半年初中；初二的邝占瀚等几个才十五岁，其余大多数是十六岁。

现在不知汽车要将自己载往何处去，突然感到前路茫茫。好在我们年轻人情绪变化大，过了一会，大家又破涕为笑了。

是日傍晚，我们在三埠乘船。黄芬裔老师买了许多糖果、饼干、水果送到船上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载我们的船很小，船底放满咸鱼等货物，腥味很浓。我们第一次乘船，处处感到新奇，又不习惯，毫无睡意，干脆跑到舷边看家乡夜景。次日早上船抵江门后，各县参军的同学也陆续抵达。下午，粤中专区在江门礼堂举行盛大欢送会，军分区首长郑锦波同志在讲话中向我们“致以战友的崇高革命敬礼”。这个庄严而亲切的称谓，我们是第一次听到的，印象特别深刻，四十年来一直记在我们的心间。傍晚，江门全市万人空巷，沿途的店铺家家大放鞭炮，红色的纸屑厚厚地铺满了大街。锣鼓声、鞭炮声震天动地。好在我们有过台城欢送的经验，都预先用棉花塞住耳孔，才没有受到强烈的震动。我们列队来到江省利兴码头，在这里，地区副专员率领各位首长亲自来与我们一一握别。插满彩旗和两边拉着大红布标语的“新兴利”号船，载着粤中地区二百多名血气方刚的健儿，驶向广州。这艘船又大又干净，船上灯火通明。船行至北街，一只快艇尾随而来，追上我们，这是海关领导来向我们致意并赠送锦旗。十八日上午十时，我们在广州爱群大厦旁靠岸，早有七部军用大卡车等候，把我们送到广雅中学。这里是除广州以外全省各地通讯兵集中出发地。前往青岛海军学校、西安航空学校和西北人民医学院的同学住在另外地方。省招委会对我们作了十分妥善的安排，由南方大学派出女学员负责接待工作，并组织我们参观广州海角红楼、中山大学、观音山、博物馆和陆军总医院。我们在第一

天参观博物馆时，远远看到我班那位同学的母亲带着人来到山下体育场向上观望，似是找她的儿子来了。我们培英中学三春甲班参干的四人中三人都来自附城同一个大乡，彼此相隔几百米，家长之间也相识。我们怕被她看见而来纠缠，便一齐躲起来，不敢随队继续参观，后来听到同学们参观回来津津乐道，很羡慕。

省保送委员会安排每隔两、三天出发一批前往抚顺，前一批已在二十日出发。因我们之中仍有同学思想波动，加上有的家长得知儿子是去参军时，亲自追到广州来拉后腿，故将我们的出发日期推迟了。直至七月二十九日，我们粤中一百多人才乘火车出发，于三十日在汉口法汉中学穿上新军装，然后继续北上。到达北京市已是八月二日早上。在丰台的北京市立十二中学吃过午饭后，领队允许我们集体上街两个小时，大家喜出望外。当时，京郊街道全是泥沙路，汽车过后，尘土飞扬，两边尽是矮小的木屋或砖瓦房。这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的军衣又大又宽，有的同学没扣纽扣，有的卷起衣袖或裤腿，翻开衣领，边走边吃西瓜。我们象散兵游勇，在街上你推我拥，被军人纠察队喝住。他们批评我们违反了军风纪。这时我们才知道，穿起军装，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了。下午，我们继续乘特快火车向关外进发，终于在八月三日晚上七时到达了目的地——抚顺市。

军校生活

抚顺是我国煤都。该市工业基础雄厚，除了东、西露天煤矿、龙凤矿、老虎台等全国著名矿区外，还有发电厂、特殊

钢厂、铝厂、炼油厂和水泥厂等大型企业，在国家经济恢复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当时是中央直辖市。我们军校名为东北军区通讯学校，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通讯学校。校本部在市中心，校舍则大部分在该市久堡町，是日本式两层建筑。军训地点在抚顺一中操场。操场旁边是关押日本战犯的抚顺战俘营。每天早上，透过中间的一排铁丝网，彼此便可以看见对方在操练。

东北通讯学校是重点军事院校之一。军训科目按照齐齐哈尔“二七”高级步校教材进行。入校后，不分男女每人发一支美制M30型步枪，比七九枪重，我们广东仔年幼个子小，体型单薄，出操站岗都要背着它，很吃力。军训从单兵教练到班、排、连、营合练，步步紧扣，十分严格。冬天气温零下二三十度，大家全副武装照样在地里摸爬滚打。训练时，除背包外，其余装备都要全部带上，所以军衣破烂得快，连军用水壶也碰得破烂不堪。体育训练项目有单杠、双杠、鞍马、平台和跨越障碍，要求样样皆能，不合格者一定要重做，直到学会为止。专业技术课程共有二十多门，学校要求我们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普通中专大约三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学习任务。因此，学习非常紧张，除星期天用半天时间打扫卫生，半天时间允许以小组为单位出街外，其余一律无假日。

我们军校是团级单位。已举办了两期速成班，学员均是北方人。我们第三期是正规专业训练，首次招收广东学员。当时学校分设三个大队，一大队是东北人，二、三大队是广东人。每个大队设立三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队。中队再设四个区队十二个分队。每个中队的四区队都是女学员。中队

以上的干部和区队正队长由部队派连排干部担任，区队副和分队长从学员中产生。我所在的三大队三中队一、二区队是粤东粤北学员，三区队是清一色的台山仔，四区队是广州女，其中赵瑞、陈丽娟、伍顺莲是台山籍的。我们初到的几个星期天，学校允许我们穿便服上街。当我们几百名服式新颖的青少年朝气蓬勃地出现在抚顺街头时，给朴素的抚顺人带来了新鲜感。但这种情况很快过去了。因为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男学员一律剃光头，穿夏伯阳式战士服；女学员留男仔头，穿女战士服。伙食也是按照战士标准，每周星期三食一餐大米饭，星期天加菜吃一次韭菜水饺或菜包、馒头，平时一律吃高粱米饭。我们中队副在抓伙食方面下了真功夫，亲自去黑龙江买了许多生猪回来，所以我们每个班每餐有一面盆肥肉煮大白菜，有时还加一点冻豆腐。由于当地天气寒冷，我们又是长身体时期，每天训练强度又大，不管是细粮粗粮，大家吃起来狼吞虎咽，一两重的馒头每餐平均吃十几个，一个班一顿吃一铁桶高粱米饭，星期三吃大米饭时，则要吃两铁桶，每人平均超过一斤。学校每月发津贴费人民费七千元（相当于现在七角钱），仅够买牙膏和肥皂。因每半个月才到大澡堂集体洗澡一次，肥皂用不多，每隔几个月，还可节约些钱照张相片寄回家。我们每个分队十二人共睡一张床，宽两米，长四米，人均占有虽小，但晚上天气凉快，冬天有暖气，白天又不准在床上睡，总是感到睡眠不足，所以一钻入被窝就睡着，一点也不觉得挤。最苦最害怕的是夜间站岗，睡眠时间只有八小时，还要站岗两个小时，室外冰天雪地，加上大家胆子小，越怕心越寒，手脚都冻麻了。

艰苦的环境给了我们很大的锻炼，也引起少数学员思想波动。我们宿舍对面邻县有位区队副休息期间到我们中队的宿舍来，说他们中队有的人打算回老家。我们六十多位台山仔却没有因此而动摇，因为军校的现实虽然同大家原来的想象差距很大，但我们想到家乡父老、老师、同学是敲锣打鼓送我们来的，我们决不能打退堂鼓。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学校后来郑重地追查这件事，撤了那位区队副的职。还有一件事给了我们这批青少年较大的心理压力，这就是向组织写自传。这本来是我们应该主动向组织交代的。我们都是解放后才读中学的，资历很浅，但要按照学校要求，交代一些家庭情况，如亲人为什么出国谋生之类的问题，就要遇到麻烦了。广东当时还未土改，我们先自报家庭情况，然后评定各人的家庭出身。三区队有许多华侨子弟，四区队很多人出身富裕家庭，经过评定，有的成了地富或资本家子女。我们从来未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心理压力较重。同时，我们入伍时不知道军校就是连队，也不知道参加军干校是来当战士。所以大家来时象上学一样，带着照相机、大皮箱、靓衣服，有的还带着金饰，来到连队连摆放的地方都没有。北方的同志又不大了解我们的情况，追查我们为什么，有时口气很重，使一些广东学员感到委屈。到毕业时，我们都放弃了这些东西，大家只带着部队发的背包出发，让留校的同志顺手执了个“热煎堆”。

通校的文体活动是很活跃的，尤其是我们中队。每逢周末，我们中队都开晚会，客家山歌、潮戏、台山木鱼的表演者纷纷登台。课间休息十分钟，大家围着跳集体舞；每逢集体外出，一路前进一路唱歌。中队的文艺节目多次被选在市电台

广播。我和广州女小姚负责中队黑板报，每周出一至两期。她是个才女，粉笔字写得很清秀，把黑板报办得图文并茂，经常受到表扬。以我区队台山仔朱旋海、黄琳仪、梅侠峰、黄兆林、雷锦辉、陈碧忻、朱沃裕等组成的男子排球队和以广州女中组成的四区队女子篮球队，在抚顺地区无敌手，只在代表通校参加东北军区直属队运动会时，分别输给人多势大的东北军区空军和军区后勤队，双双屈居亚军。

赴朝参战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校生活，使我们这些不大懂事的青少年得到锻炼成长，实现了从平民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在中队结业典礼上，当校首长宣布分配一批同学前往东北军区司令部、长春预备区、黑龙江、吉林、辽东、辽西军区及旅大警备区后，又宣布把我们两个区队全部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最可爱的人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持久的掌声。我们从培英中学来的多数同学都参加志愿军的行列。对此，我们个个欢笑雀跃，喜上心头，充满自豪感。当天晚上，我们就乘火车前往中朝边境城市安东志愿军留守处报到。这天已是旧历埋年廿八日，我们多么希望能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过个有意义的春节。由于我们六十多位广东籍战士的名单要上报志愿军司令部，还要知会各部队，所以，我们只好耐心等待，直到年初三早上留守处才宣布了分配名单。志愿军是不戴胸章帽徽的，与后来电影中的志愿军形象不一样，当我们把军服上的胸章、帽徽除下上缴以后，就从解放军变成志愿军了。我记得我们六十多人中有一二十个

是台山人，这些台山仔被分配到志愿军高炮指挥所下属的地监团、炮兵六十四师（高炮）、炮兵二十一师（喀秋莎火箭炮）、步兵四十五军一三五师，还有其他的就记不清楚了。因部队番号多，名单念完后，接着宣布了各部队留守处的驻地，由各人自己去找。我们大家都急着往前线，于是匆匆分手去寻找各自所在部队，做好入朝准备。

次日，我和培英的刘文湛、台中的李耀儒、开平的黄达富、清远的黄永华、韶关的刘英志等八位通校战友，坐上我师后勤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苏制卡车出发。军车驶入安东市内，我见到街上军人比老百姓还多。当时苏联空军飞机驻守在安东附近机场，鸭绿江大桥也主要由苏联高炮部队把守，因此苏联空军和防空兵及其家属随街可见。跨过鸭绿江大桥后，只见朝鲜新义州全是一片瓦砾，连一间完整的房子也没有，有少数居民还以防空掩体栖身。往前不远处，汽车从两山间穿过，路旁有坦克、大炮残骸。司机说，这是美国兵曾到过的最北的地方。一路上用树枝伪装的军车南来北往，有时排成了长龙。突然，前面响起枪声，我们以为敌人伏击，原来是公路沿线战士打防空枪，表示有敌机来袭。司机迅速将我们连人带车开进路边的防空掩体，待敌机远去，才又继续前进。因敌机的盲目轰炸，弹坑布满了公路两旁，也有在公路中间的，卡车只好七拐八弯着前进。偶见有火车通过，运载的是装着军用物资的木箱子和麻袋，有的车厢还装了许多没有油漆的木棺材。火车前后各有一个火车头，我们觉得奇怪。司机说，那是适应战时的需要，若前头被炸，后面拉着往回跑；中间挨炸，两头拉着跑。朝鲜的冬天很冷，我们入朝的这一天是一年中少有的严寒天气，山上满是积雪。公